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多次近距离考察纽约曼哈顿的五马路、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东京银座等国际大都市一流商业中心地区,对它们的繁华留下深刻印象,它成为我调任徐汇区区长后主持建设徐家汇商圈的重要参照。

徐家汇是徐汇区的心和窗口,是上海乃至全国近代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是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聚居的地方,也是半数郊区和苏、浙、皖、赣等地民众进出上海的枢纽,当时每日流动人口已超过十万。但城区形态陈旧,建筑物大都因陋就简,商业犹如连片衰败的“林家铺子”。当年日本游客有过这样的评价:“徐家汇面貌在20年代的日本也曾有过。”

上海解放后,历届区委、区政府都曾将改造徐家汇放上议事日程,但由于高度集中统一的旧体制,区里连盖一个食堂、搭一个厕所,都要遭到批评,只能不了了之。我们这届

我是“色盲”我怕谁

王澄令

近读著名漫画家天呈的作品《我是“色盲”我怕谁》,情不自禁,拍案叫绝。作品画面的讽刺性极强:一个时髦女郎,挎着皮包,冲出横道线,乱闯红灯,嘴里喊着:我是“色盲”我怕谁!是漫画作者凭空想象,塑造而成么?不。有事实为证:沈阳市铁西区有一位女士,见了红灯却依旧向前闯,警察同志再三劝阻她时,这位女士很不耐烦地对警察说:“我是色盲分不清红绿灯!”颇有“我是流氓我怕谁”的霸气。漫画家用“我是‘色盲’我怕谁”来讽刺批判这种极不文明的行为,是击中要害,发人深思的。

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是维持交通秩序,维护城市文明的做人的基本要求,起码素质。可是,在文明都市大上海,每天乱闯红灯的行人到处可见,警察防不胜防,协管管不胜管。目无警察、蔑视协管的野蛮市民时有出现。我用“野蛮”一词,重了么?人类社会已经进入21世纪,连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都做不到,在警察和协管劝导的时候还强词夺理,这种人能算文明人么?你到新加坡去旅游,敢这样么?我们的人民警察要善于说理劝导,也要敢于对那些“我是流氓我怕谁”的野蛮之徒,严加管理,甚至交给有关部门严肃处理,让他们清醒清醒。

前几天参加一个“夕阳红读书会”,听到几位长者赞叹上世纪50年代,上海的社会文明几乎达到“夜不闭户”的程度。他们说,人是要不断反省的。那时候,人们通过广泛学习那些优秀人物的先进事迹,使“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道理深入人心,思想觉悟也就不断提高了。如果我们没有丢失这样的传统,相信像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解决不乱闯红灯这样的问题,就好办多了,地铁站里的“跨栏哥”、“穿越弟”、“移形换影妹”也就会大大减少了。

今夏去草原,在蒙古包内近距离接触草原歌手,听长调享风情,特别是那称为“呼麦”的咏唱,让我惊奇而感慨。原来,呼麦的意境是那么草根与自然,律声与悦音的共鸣是那么久远与深邃,犹如雄鹰盘旋苍穹登顶,又如蛟龙探腾瀚海海底谷,高山流水、弦外之音飘入耳廓,那是天籁之音啊!

孩童时我学的民族弦乐,最初练的曲子是《苏武牧羊》、《赛马》;少年学小提琴时,最喜欢露一手的是《新疆之春》;青年玩弹拨乐和键盘乐时,那《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骑兵进行曲》是自娱自乐的最爱;近年在学会萨克斯管后,吹奏《鸿雁》《乌兰巴托之夜》也常能赢得家人叫好。此刻面对呼麦才感悟,过去对草原音乐理解得肤浅了,呼麦的魅力,印证了音乐需要有意境滋生的环境,也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写照。

蒙古族文友特地把那表演呼麦的帅小伙请过来。20出头的小伙来自锡林郭勒草原,没有放牧经历的他练唱呼麦已近5年。小伙子在没有音响伴奏中再次表演了他的独技。你看,他嘴唇扁平,腹中气息猛烈涌上来,一波又一波地撞击声带形成浑厚的低音,有节奏的韵律似黑夜笼罩着草原有千军万马般的辘重滚滚而行,这是闭气技巧;随后他口唇聚拢口腔喉吮急速变化,你听,飙出透明清亮的高音,犹如火星四溅的炼钢炉送出的钢锭,瞬间轧出钢板那带有金属脆响之声,最后他低音与高音交替,时而奔腾起伏时而蜿蜒流转,口腔共鸣下形成泛音,令人叫绝。原来,呼麦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全世界独一无二,

家乡的脸色,我已经久违了。怕自己承受不了它的沧桑,我选择了黎明之前,悄然入城。还是有几丝雨滴飘上了我的脸颊,算是对我的善意的调侃。

家乡的脸色里,有对游子的牵挂。那白云中的一丝灰蒙,就是无法遮掩的一种愁容。

天空是家乡的脸色,大地是家乡的脸色,喧嚣的道路和奔腾的江河,是家乡的脸色。每一个家乡人的目光和言辞,还有表情,都是家乡的脸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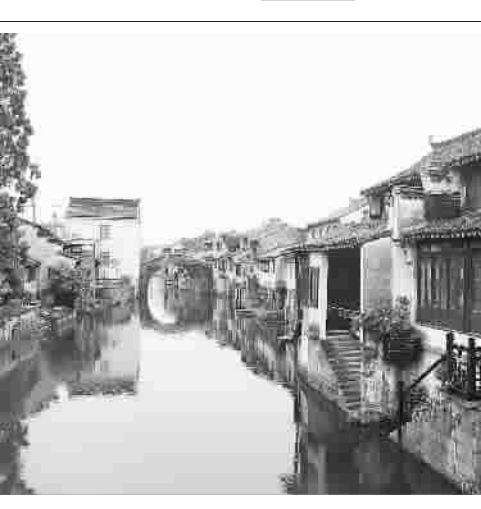
什么人的脸色都不重要,家乡人的脸色,却能左右心情,更牵引神经,让你梦萦魂绕,思想一生。

如果你是这家乡的人,请给予所有的来客一个亲切的脸色,或者一声亲切的问候。幸福在他,幸福也在你。

上报审批。可那些项目都成了入海泥牛,毫无消息。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1992年早春,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信息传来,我似乎见到了曙光。那一天早上,我直奔“康办”向吴邦国书记当面报告徐家汇商圈开发建设的规划。邦国书记在二月的最后一天,会同副书记陈铁迪、陈至立,秘书长王力平等负责同志,深入到徐汇区召开书记现场办公会,当场批准徐家汇第一批十大项目的兴建。事后,徐家汇现代化整体建设的方案,经由十个国家百位专家的研讨、修正,再经市委、市府审定,赶在20世纪内分三批新建280万平方米的新颖建筑物,这一系列项目犹如颗颗明珠环绕徐家汇,相映生辉,光鲜夺目。

当时,市委明确指出“乘地铁,逛徐家汇”,要成为上海现代化四大景观区域之一。新建的徐家汇地标性建筑物是港汇广场双塔楼,它的高度,是上海历史上最高建筑物国际饭店与80年代新建最高建筑



堪称蒙古高原的艺术奇葩。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蒙古族呼麦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又成功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有个伟人说过,劳动产生了音乐。呼麦正是蒙古先民们在劳动与生存中创造的。他们生活在广袤的草原、森林放牧射猎,牛马羊的唉叹声、虎豹狼的吼叫声,还有那奔腾不息的河道分流、那崇山峻岭的瀑布直泻……时刻回响在草原沙漠、深山密林之中。单调重复的劳动乏味又十分辛劳,他们憧憬美好的生活,但孤独的放牧与射猎者,几天几月甚至几年难得与外人聊天。他们在寂寞难忍中只能与牛马羊低声诉说,与虎豹狼高声引

吭,与山河风雨齐声交流。先人们在模仿中时而行云流水余音袅袅,时而动人心魄声震四方,让山鸣谷应,林动叶舞,金鼓齐鸣而扣人心弦,于是创造出“呼麦”这一特殊的音乐表现形式。文友感慨地说,受气流声带等诸多技巧的限制,呼麦难流传,曲目也不多,但也有一些经典,如咏唱自然风光的《阿尔泰山颂》《额布河流水》;表现和模仿野生动物的《布谷鸟》《黑走熊》;赞美草原骏马的《四岁的海骝马》等,集中凸现了蒙古山林草原狩猎文化时期的痕迹。

小伙子愿意去上海表演呼麦吗?那个领头的汉子露出喜色。我说,我当年一些“乐友”有的自立山头成立艺术剧团,他们的市场化演出也需要节目的创新。如果让人们在城市舞台上能近距离欣赏到天籁之音的艺术,那么呼麦会在表演中得到传承与创新,这也是我一个爱好者的期盼。

天气终于凉爽了许多,人们对今夏突破历史极值的高温仍难以释怀:那些日子,大小空调机疯狂地开着,却缓解不了人们心头的躁热。我不得想起了故乡,想起了童年玩耍的水塘和村头的大树……

这是充满阳光的季节,田野的稻穗一片金黄。学年考试结束了,同学们像小鸟一样飞回可爱的村庄。

长辈们在地里劳作着。小伙伴放完牛做好功课便聚拢到一起,有时在河塘沙滩上,有时在村头大树下,海阔天空地讲述各自的见闻。什么关公战秦琼、李逵打武松;什么人是谁变的,不信摸摸自己的屁股……你一言我一语,好不热闹。待到正午烈日当空,小伙伴们扑通扑通地跳进河塘游泳或捕鱼——那里是避暑的天堂。

我们村的池塘特别多,加起来不下二十口。就像一块块绿色的翡翠镶嵌在村头的四周。七星湖弯弯曲曲地围绕着村庄,三进三开的大祠堂坐落在湖边的古樟树下,七八棵数人合抱的樟树向湖面伸出巨大的枝干,大树和农舍在湖面上的倒影绿得发亮。要是渴了,用手捧起来就能饮用。小伙伴没有不会游泳的,有的从几米高的岸上纵身往下跃,有的则从洗衣的码头上往下跳,个个像“浪里白条”。湖面上,几十个娃娃在水里游来游去,弄得浪

业——沪台合作太平洋百货公司现身了,被媒体誉为上海第一艘商业航空母舰——港汇恒隆广场建成了,上海第一家商业内资企业总经理去国际上知名百货公司实习回来老店新开的六百亮相了。随即,雨后春笋般的现代购物中心、大型百货公司、主题商厦、专业市场、大型超市和一批各具特色的中小型商店一千余家,在徐家汇区域内同地而生,同地而荣。

“我和徐家汇的故事”征文

徐汇·中凯城市之光特约刊登



秋意朦胧,秋风习习的清晨,我骑着自行车,沿着兴国路、华山路骑行到徐家汇,再沿着虹桥路、中山西路,骑行到中山公园。一个圈子兜下来饥肠辘辘,汗流浹背,此时不过早上七点多钟,马路上行人很少,空气格外新鲜,带着一身汗走进永和和大王,叫上一份热气腾腾的豆浆配上一根炸得焦黄松脆香气四溢的油条,那感觉只能用一个字形容:“爽”!

我是从两年前又开始骑上久违的自行车,那时我的办公室换到了徐家汇,开车去一是路堵,二是停车费贵。每当我在华山路上被堵得前后不能动弹的时候,看着车窗旁的自行车飞驰而过,不由自主地产生了羡慕之情,于是,我也从车库里找出了积满灰尘的自行车,擦去了灰尘和油膩,又成为了我的“新坐骑”。两年骑下来,我感觉日常骑车至少有三大好处:

第一,锻炼了身体。刚开始恢复骑车时,没骑一会儿就气喘吁吁、大汗淋漓,有一次骑到外滩,居然路上休息了两三次。但坚持骑了三个月以后,我感觉又回到了二十多岁。骑了两年自行车下来,身体的状态越来越好,精神状态也越来越有活力,连伤风感冒都很少了,医院大门也没迈进过。

第二,个人碳排放量越来越少。我现在除了到远郊和外地之外,基本上已经放弃了开车,都选择坐地铁加骑自行车的环保出行方式。说心里话,刚开始从开车改为骑车,碰到同学或亲友,他们往往会用怀疑的眼神打量你,会觉得你是不是混不下去了,才沦落到下岗工人的地步。眼下,开车,开什么车,已经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尤其是当官的和经商的朋友,聚会时没有开车来会觉得没面子,丢了份儿。尽管他们嘴上都知道骑自行车的好处,但很难放弃开车而改为骑车。从这个角度认识问题,政府官员,应当率先放弃开车,改骑自行车上下班。如果他们也都做到了,老百姓岂有无效仿之理?

第三,看到的沿途风景妙不可言。我开车十多年间,沿途新开的小店,千变万化的绿化小品,日新月异的建筑之美都是一掠而过,无法仔细品味。连和朋友的聚会,都必须选择有停车场的餐厅,根本无法顾及那里的味道是否美妙。改成骑车以后,我走大街穿小巷,寻寻觅觅在弄堂深处的特色风味餐厅,有很多可遇不可求之处令人毕生难忘。看过《重返普罗旺斯》一书的朋友们也许还记得作者彼得·梅尔说过:“星期天骑自行车在普罗旺斯市场里转悠是最让人舒服的生活方式。”其实,在上海特别是昔日的法租界骑车转悠也是一种十分舒服的生活方式。

比如骑车从淮海中路汾阳路开始向南骑行,第一个看到的是上海音乐学院,这里诞生过“音乐大师”贺绿汀、周小燕,音乐学院的斜对面就是旧中国上海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官宅;向南行至汾阳路150号则是当年国民党陆军总司令白崇禧的私宅,大名鼎鼎的作家白先勇就曾在这里生活过。骑到东平路9号,这可是宋美龄和蒋介石新婚时的住宅……

骑车好处之多,难以一一细述,而且在上海骑车的人已经越来越多,哪一天,也许您也会重新加入这个有趣的行列!

花翻涌。更有本事大一点的小伙伴,发现水面冒出点点小气泡,便悄悄地潜至水底,凭两只空手就把一两斤重的鱼抓上岸来。在七星湖里折腾了三四个小时,日头西斜,人累了,肚子也饿了,嘻嘻哈哈地赶紧回家。小伙伴们个个有收获,给家里餐桌上增加一道鱼鲜——长辈们没有不开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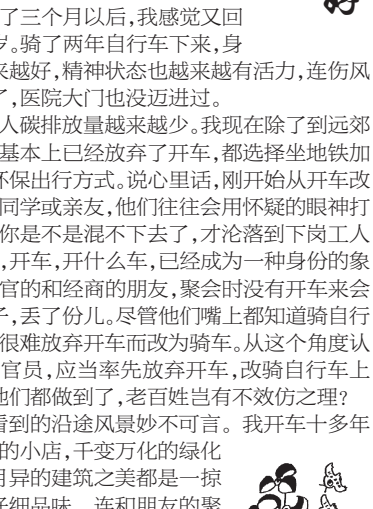
晚风阵阵吹来,暑气渐渐消散,劳动了一天的人们吃罢晚饭陆续来到晒谷坪纳凉。

不远处有一棵棵高大的樟树和柏树,老人说它们都有百年以上树龄呐。最受欢迎的是,是一位音乐老师,他是部队文工团复员回来的,提着小竹椅和二胡、笛子,在大树下和大家一起纳凉。他悠然地边拉边唱,周围的人也跟着乐呵起来,歌声、笑声回荡在夜空中,小乡村充满了无限的欢乐。

故乡有这么多池塘,足以灌溉全村的土地和庄稼;有那么多百年大树遮风挡雨,夏天则给人们播下一片荫凉。童年的夏天,给我带来快乐和惬意的回忆。可我从未曾想过,这池塘是天然的还是祖先挖掘而成的?那些古樟,还有那数丈高的古柏,肯定是祖先亲手栽种的吧?“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沉甸甸的古训让我警醒:祖先为我们留下了多么美好的村居环境,而我们,应该为后人留下点什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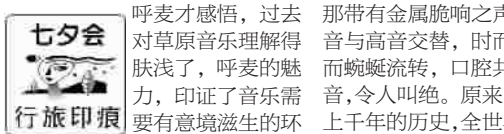
魏海波

骑车真好



沈丹锋

沈丹锋



今日打谜

林佐明
古猿进化录
(电视剧)
昨日谜面: 田园交响曲(旅游项目)
谜底: 农家乐(注:乐,乐曲)